

經世濟民兩雋才

憶尹仲容朱一成二先生

陳 琅 予

發大鈔 大胆的貢獻

不久前，國內有友人來紐約。在餐敘間，我們談及國內經濟繁榮及生活安定情形，不免為之眉飛色舞，但談了國內要發行五百元及一千元新台幣問題，雖然有識之士認為須慎重考慮，也有一部份主張，因經濟及生活的繁榮，百元鈔票已不足應付需要，必須改絃更張，這個問題是人言言殊，至少在目前尚無結論。

筆者想起多年前我國前外匯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台灣銀行董事長尹仲容先生。

在尹仲容先生未逝世前，我曾經與一位對財經相當熟習的朋友閒談，他認為那些年來外匯率能比較穩定，從一元美金兌換新台幣四十元，以及發行百元大鈔，尹仲容先生的功績實在令人欽佩。

尹仲容先生未決定發行百元大鈔前，他曾化了半年以上的時間，搜集各類財經的資料，加以統計分析，並與財經專家研究將呈報當局執行，當時民意代表深恐一旦發行百元大鈔後，可能像金圓券一樣失敗，那就傷害國家匪淺了，傳說他

以去留及生命為「賭注」，始贏得民意代表們的信任，這種大胆的貢獻，絕不是一般所謂「謹慎」人物所敢為的。

尹先生未蓋棺前，他是被人視為毀譽參半的，但對國家絕對有貢獻。

傳聞他受知於陳故副總統辭公，是由他一位好友所推引，他的這位好友也是知名之士，從此後，尹先生對辭公是鞠躬盡瘁，而辭公對他倚畀器重，深信不疑。

生管會開發新資源

在民國卅八年初夏，我從廣州到台北，承一位昔時的老長官介紹，使我有機會在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工作幾個月。

那個機構是代理資委會的業務，我們簡稱生管會，主任委員是台灣省主席陳誠兼任，尹先生可能是副主任或常委，生管會實際上是由尹仲容先生負責，他的確是精明幹練，但有一副老K的面孔，不苟言笑，略帶急躁的個性，很容易使人對他有深刻的印象。我生平最怕見老K的面孔，却要常常碰到，因此頗具戒心，也儘量避免與他

接觸，我最初在議事組開會時協助紀錄，會議時多由尹先生任主席，他不在時則由常委王崇植先生担任，王先生曾担任過南京市社會局局長，我一見面時就知道是他，而我對尹先生則是第一次見面，且認為他是一位「不見經傳的人物」，但他在開會時充分表現他的才華，他常常帶一份油印的英文報紙，或者是路透社發行的新聞。我發現他確實能解決問題，並有獨到的見解，講話時，辭鋒犀利、不拖泥帶水，一些困難的問題，一經他分析，原提案的單位，無話可說，祇有去執行。有一次在會議中，那時正是胡璉將軍在古寧頭苦戰中，但已展露了勝利之機，尹先生說這一戰成功後，將來有機會開發新的資源。

尹先生在生管會有兩位極得力的助手，一位是秘書張駿，另一位是議事組長祝源遠。張秘書一如他的「祖先」張良一樣，恂恂儒者，繁榮文才，使人對他有良好的印象，而辦事能力極強，祝組長是前陝西省主席祝紹周之公子，也努力實幹，一旦在會議中決定的事情，必須送交原單位去執行，時間要迅速，行政效率要增強，否則無法做尹先生的助手。

生管會既是執行資源委員會的工作，便常常有事業單位的主管，到生管會與尹先生面洽公務，因此時常聽到他在辦公室中，高叫的聲音，以尹先生的個性，如果與他的意見相左時，也許和人家三言兩語不合就會叫起來的，我們過去在大陸上，俗傳對湖南人有幾句諧語：「長沙理手湘潭，湖南人說話像騾子叫。」前一句話，我直到現在還不明白，後一句只是說明一些湖南同胞的爽朗豪邁的神氣。尹先生的高聲講話或許是習性使然，後來聽說他担任過宋子文先生的秘書，為宋氏倚為左右手的智囊人物。我在生管會的工作，眼看這個機構業務日漸加重。我後來就担任文書方面的分繕、校對、登記等工作，也就沒機會再參加尹先生的主持會議的事情，不過有一次，承尹先生前來低聲詢問。我記得那一天可能是民國卅九年的農曆元旦，不像現在台灣的春節要放假三天，那時的春節依然上班，各機關一如平時照常辦公。我經常到辦公室總要早幾分鐘，我坐下不久，尹先生也上班，他經過大辦公室門口時，恰巧我要到張祕書的辦公室去，正好迎面相遇，那天是春節元旦，我當然要叫他一聲，他微笑的點點頭，他平時是「笑容難見」，我想或許是元旦的關係吧！

那天的氣候很冷，尹先生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棉袍，兩隻手套在袖筒裏。當我坐下來不久，辦理我的文書工作時，他又來辦公室，那不是穿大門口而過，却向我的坐的位置而來，他站在我的桌子旁邊看我登記、分繕、校對，並把我登記的簿子翻了幾頁，簡單的問我登記的情形，然後仍

然兩隻手套在袖筒裏就走了。他那天在辦公室來了三次之多，那是從來沒有的，這也表示他春節仍照常工作，他之所以特別到我的桌子旁看我的工作，那是在大辦公室門口我們相遇的「一叫之緣」他似乎是給我的「榮譽」。

俞尹交惡勢成水火

有人說：他對於一般世俗的「人情世故」是認識不深，我們不能以這種常情推論他。他是一位非常的國家棟樑之才，要遇到一位非常的領袖人物，才能發揮他的長才。他與前行政院長俞鴻鈞先生交惡，則是由於彼此風格及個性不同而引起，法國的文仲馬說過一句話，「一個人的個性，決定一個人的前途。」這對人性頗有相當的瞭解。我讀了胡光廕先生所寫「波逐六十年」一書，在其書中自三九九頁至四百頁，提到尹、俞情感不睦的情形，謹錄下兩段，藉以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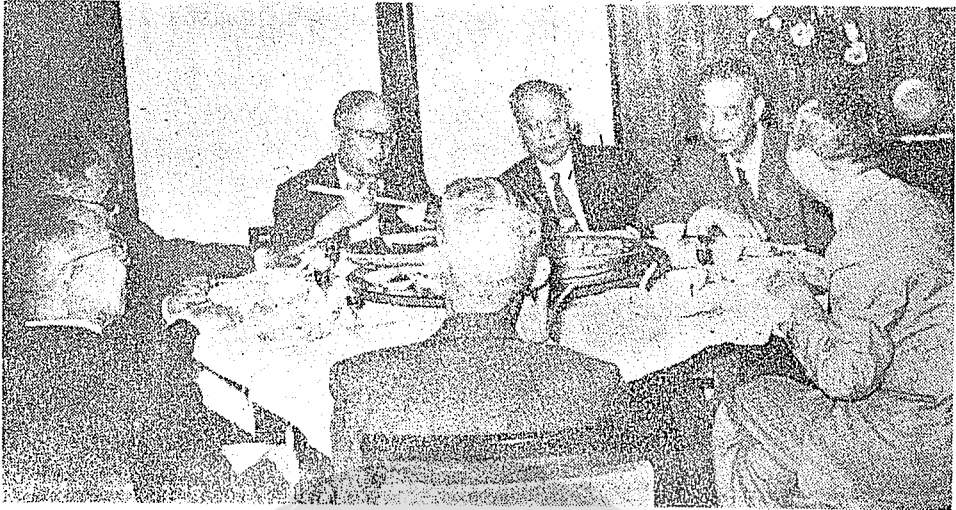
「說起俞、尹兩氏間的嫌隙。據我所知起因甚微。一般認為俞氏雖善於從政，惟胸襟稍狹，尹為人心直口快，就事論事，在公務上往往頂駁過甚，不免使俞難堪，有時在院會上，當仁不讓的口吻，雖然言出無心，而聞者則難以容忍。到了四十四年立法院提出這項質詢案時，兩人已情同水火，在質詢案所造成的惡劣氣氛下，俞隨將此事件逕交高檢署偵辦，使外界看來是立法院所迫使，初非出其本願。尹氏對簿公堂之後，遂不得不請辭退隱了。在徐鼎先生代理部務期間，俞氏且堅持經濟部所有頒發的公文書上，必須於尹氏簽章之下，加蓋「因

案停止職權」小章，使其永留污蹟，可謂怨毒之於人甚矣！

「等到十月卅一日，地方法院判決尹仲容和我（胡光廕自稱）都沒有共同瀆職圖利的罪嫌時，我已被告羈押了七個月。十一月四日，我立即函告駐日美國海軍財務代表龍寶（Frank Rumball），謂一百艘登陸艇已經交清，訟案已了，問他有沒有繼續訂造贈予的可能？據復信說，美方對於揚子工廠所造各艇非常滿意，如由中國政府申請增援，當可有希望，仍由本廠承造。不幸由於檢查官的上訴，此項亡羊補牢的努力，又成泡影。」

讀了這兩段之後，恐怕受損害最大的是我們的國家了。尹先生在生管會偶而在大辦公室接到陳誠主席的電話，其態度與言談，一如胡先生所說他的個性，但辭公深知其個性，亦能容忍，而俞鴻鈞先生也不能完全說他胸襟狹仄，事實上歷屆內閣中，閣員因有特殊個性與言談行為而被辭職的，也不是沒有先例，祇是運用得很巧妙，筆者自不便舉出實例來說明。我們只能說尹先生是一位能任重致遠的千里駒，但俞先生不是一位「伯樂」，如果在那個時候，仍由陳誠先生兼任行政院長，那他們就如魚得水的一般融洽了，或者另有一位能善於待人的担任行政院長，如張伯苓先生，也可能使尹先生對國家有更大的貢獻，也可能使尹先生的肝病早發作，據說張伯苓先生主持南開大學時，他以容忍、鼓勵、榮譽等種種方法最能使人為他賣命而工作，但這種非常領導的人才，究竟不多。

我與尹先生在春節那天打了交道以後，不到兩個月，一位朋友介紹我到另外一個機關担任科



民國五十年尹仲容（左三）與交大校友會餐時之情景。

長級的主管，就很少有機會看見他了，後來聽說他的修養功夫已有相當的進步，他請人寫了一付對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一代長才毀於肝癌

最易患肝癌與胃癌的人，除了飲食問題外，還有個性問題。一位性情暴躁或倔強的，多半與肝胃病有關。尹朱兩先生他們生前是很好的朋友，相同的地方亦很多，他們都是難得的長才，他們能辦理最難的事情，亦能解決最難的問題，都以勇往直前的精神，担当最艱鉅的任務。我看尹先生從負責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的工作起，後來担任經濟部長，再轉到外匯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與台灣銀行董事長等要職，都是掌握國家命脈的工作，並且有卓越的成就，真是一代長才，因肝癌而去世，令人痛悼惋惜不已。

朱一成的台電新政

台電公司董事長朱一成先生和尹仲容先生他們兩位都是交通大學畢業的同學，同是受知於陳副總統辭公，同是一個典型的人物：有眼光、有魄力、能大刀闊斧的開拓事業；同是為那時行政當局所信任不疑的要角。他們又同是具有與眾不同的個性；同是文人的職位，帶有一些武人的脾氣。

我到電力公司服務時，正是台糖、台電公司的總經理因匪諜嫌疑而被治安機關審判處決後，行政當局要積極使公營事業走向企業化的開端，也正是朱一成先生奉陳誠之命在台電整理及推行一些「新政」的階段。朱先生曾隨陳誠先生在湖

北省担任過建設廳長，對於電力事業的發展，他有一套理想。他的身材高大，而他老K的面孔比尹先生更可怕，他曾患了一次中風病，一隻臂膀已不能充分的自由使用，他的江西土音亦很重。台電在他整頓下確有進步，不過有時矯枉過正，比方說每個月薪金要分成甲乙丙三類，並且限定各單位、名額，甲級的薪水較多，乙丙級次之，這些使人事主管及各單位負責人感到頭痛，當然在一個急需改進的機構中，不能不採取嚴格辦法，嚴厲執行，但過了一個時期，必須恢復正常。

作育人材辦訓練所

在台電要成立員工訓練所，也是朱先生的「新政」之一，我也成了他推行新政的「過河小卒子」，傳聞中有少數人不贊成，但以朱先生的魄力，無人能公開提出異議。我從旁協助籌辦那個訓練所，由當時協理朱江淮先生兼任主任，後任台省建設廳長，副主任由人事室主任陳靜觀先生兼任，教務組長由人事室組訓課長陳明漢先生兼任（現任台電人事協理）我是担任訓導組長。

在籌辦期間，有一項困難，即在調訓人員中，何人為先，何人在後，被調訓的員工單位，人被調走，何人來承擔他的工作，因此調訓的方法及調訓的對象，也就在討論之中；我曾參加一次會議，我的腹案是招考臨時工五十名至六十名，遞補調訓員工的工作，但在那時由協理及總工程師今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提出可招考五十名技工，與我的意見可以說不謀而合，但由他提出，也無人持異見，就把訓練所的困難解決了。今天孫先

生能担任國家的行政首長絕不是偶然，他腦筋靈敏洞燭機先，一句話就把全般困難解決，他具有尹、朱二先生之才幹，而無尹、朱之特殊個性。

台電訓練所設在台北縣龜山里，靠近烏來風景區，環境幽美，房屋新建，由工程師黃寶瑜先生策劃興建，那時從台北到烏來還沒有鋪設柏油路，週圍只住了幾十家居民，隔離不遠有一文山農場及警察派出所。在民國四十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台電員工訓練所，朱先生及總協理與訓練所正副主任，除了參加開學典禮以外，他們正式的工作是在總公司管理處，隔了兩個月後，我又奉派以副主任兼任訓練組長，長期（一天廿四小時）住在所內。我對文教工作十分有興趣，在文武學校中讀書工作，受訓約有十幾年的經驗，我把心得截長補短的用在訓練所，我當時想：既然做了朱先生行新政的過河小卒子，只有拚命向前。我在所中自正式開學，幾乎將近好幾個月未回家一次，而朱董事長一成先生，祇要有空，總要繞道到訓練所看看，即或是十分鐘也要停留一下，問問訓練所情形。

那時朱先生的威儀，許多人都懼怕他幾分，甚至有人不敢同他說話，看見他來了，就老早的走了。但我必須陪着他談話，而且要聚精會神地聽他說話的主意何在？他的「正」「反」面的意見，我要在腦筋中迅速地轉一下，才回復他的問話。訓練所開辦之後陳兼副主任靜觀先生與教務組長陳明漢先生已盡了心為所中做了不少有成就的工作，每次朱先生要問起與人事訓練有關的事，我總要輕描淡寫的為兼副主任的努力說兩句話。

。在一個大公司辦理人事工作是最難的！筆者担任人事工作有年，焉有不知此苦衷。

在我承程天放先生安排赴美進修簽證手續已辦好時。我要乘船經過日本、南美洲，轉赴美國，不僅省錢，而且可沿途流覽，此即是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意，但在國內先要從台北車站赴高雄然後乘船出海，在台北車站，承我的長官、同事親友相送，使我與興奮的兩件事，即是承當時孫協理及總工程師連璋先生到車站歡送。最巧合的在火車中，遇到陳兼副主任靜觀先生，他雖然離開公司，過去承他賜助不少，在車上他一定要一客最好的西餐，算為我送行，他的精明幹練傳統，他現在從事三夾板公司經營，已成了千百萬富翁。承孫陳兩先生賜的榮譽，真是緣法，令人難忘。

朱董事長一成先生既重視訓練所工作，而所主任是在總公司辦公，一般事務我必須協助他，尤其我兼任訓練組長，特別注意學員有三件事：第一是學員的品行及生活的輔導；第二必須警覺有無匪諜的滲透；第三如學員遇有意外災害如何處置，而康樂活動怎樣加強？也是我經常注意的。後來我偶然而一位輔導員戴幼農兄（現任台電訓練所副所長）談起，他的國學根基很好，也是我當時心目中的青年才俊之一，我想由學員演出一次話劇，這個劇名就叫做「電」，必須包括四個意思：（一）有反抗俄的意識；（二）有公司工程業務發展的概況；（三）有訓練所成立的意義；（四）有本省與外省同事的合作，及談戀愛通婚的情形，並穿插一些笑料趣事，及至劇本編成，選擇演員以

至演出，化了我們不少的心血，幾乎功敗垂成，幸演出的那晚，公司中重要的主管如朱董事長、總協理均蒞臨參觀，尤其朱董事長一成先生，從台北到訓練所，要有近一小時的汽車路程，他竟然要來，看完了之後，並要我在台北總公司的禮堂再公演一次，亦就是現在經濟部的辦公處所。承公司中同事還有眷屬很踴躍的參觀，使我們經辦的同事及同學的血汗沒有白費。也是台電的康樂活動中的破天荒之舉。

我之所以要發動演出「電」的話劇，除了為同學們康樂活動，增進課餘生活情趣以外，最重要的使一般人了解成立訓練所的意義。我記得有一次例行的經理會議中，朱兼主任江淮先生及陳兼副主任靜觀先生使出席會議的人到訓練所來舉行座談會，聽聽他們的高見，其中有一位同事就說：有沒有一種訓練方法可使人變好或永遠不再受訓練呢？我說訓練就是促使受訓人本能上求進步，但必須有優良的工作環境配合，才能有效果，也許在訓練期中表現的很好，一旦受訓完畢返回原單位服務，可能好了一個時期又變壞了，我們常常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學問與技能那是無止境的，諺語所謂長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未學到，我誠懇地答復那位求治求好心切的同事。我恐怕仍有一些單位同事不了解訓練的意義，我在赴東部訪問座談會中，報告訓練所的情況時，曾說了幾句話；並刊在訓練所通訊上。

「……從事訓練工作的，不僅是辛苦，而且須有耐性，並要以身作則，但我們教職員同仁都

不是孔夫子，我曾經告訴養成班的同學，因為我們都不是孔夫子，無法將每位同學訓練成賢人，即或是孔夫子，他在三千門弟子之中，亦只有七十二位賢人。現在科學日益進步，教育的方法亦日益改良，並逐漸趨於完善，但直到今天，還沒有一種教育的方法，使人類受了一次教育和訓練之後，就可以終身成爲一個好人，或者終身就可以不必再受教育了，因此，我盼望訓練所各期結業的同學，一方面保持訓練的成果，同時要了解教育必須是繼續性的；一個年老的人，過去雖是飽學之士，如果不繼續增加見聞，自我教育，很容易流於固執，及剛愎自用的心境，甚至於不認識時代，豈不可悲；同樣地，一個中年人，正是有爲的時候，如果不自修讀書，隨時檢討反省，我相信他一定會誤事，乃至於落伍，豈不令人惋惜！至於青年人，如不受教育，不僅無謀生技能，也要會誤入歧途，變成無業遊民了。……」

公營事業管理重要

每次朱先生來訓練所時，我必須用手扶掖着他走，因所中有好幾處階坡。有時我扶着他的膀上坡；有時他不需要，他自己扶着欄杆上下，但我看他吃力的情形，仍然上前扶護他，他多半是接受的。他一面巡視一面與我談話。有一次談到「工程與管理」問題，他認爲工程方面，只要有一位好的總工程師，就可以放心，但管理方面那是最重要也最困難了。我同他講工程方面的工作比較單純，從造廠房、裝機、發電就可告一段落，但管理方面，則是一個永遠無止境求進步的工作；亦是永遠無盡期必需做的工作，對於人力、

物力、財力都要調配適宜，還要有效率，他聽了之後，輕微的一笑，然後轉了話題。他這一微笑是同意我的看法，或是考驗我做主管的才能呢？當時猜不出他的用意，現在更猜不着了。我同他談話既不能順着他的話去奉承，也不能頂撞他的言語，提出相反的意思，有時只好用一點迂迴法，但迂迴太遠，他就聽不進去了。所以當朱先生到訓練所來，我的腦筋必須變得很靈敏，更注重言語的技巧，同時要護衛他的身體，因爲他已有了一次中風的毛病，同時他上下台坡及走路不能跌倒，我與他距離之間很近，他萬一不巧的絆倒，我寧可他跌在我身上，不使他跌在地下，藉以減輕他的傷害，他究竟是提攜我的長官及長者，我是以腦、口、手並用，來陪同他在訓練所巡視。

訓練所的環境整潔，眞做到「一塵不染」，我常利用洗手之便，必將整個訓練所看一遍，最初發現有人隨便吐痰，只好用痰盂，並在上面加一個手提的蓋子蓋着，仍會引起蒼蠅及黑蟲飛來。有兩位打掃清潔的工友，名叫游寶財、游清諒，他們都很勤奮努力，後來他們最小的弟弟，亦到訓練所做臨時工了。

有一次，朱董事長來訓練所，恰巧一位發電所的主管亦在所內，他告訴那位主管，要他向訓練所看齊。我當時並未受寵若驚，我更提高警覺，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亦能賤之。」俗語說：「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我在心理上與言辭上都有相當的準備，準備他隨時發脾氣，我的預料並未錯誤，果然有一天爆發了。

美化園地陡起風波

朱先生到訓練所來，他雖只逗遛十幾分鐘，最多不會超過半小時以上，可是他的眼睛觀八方，從屋頂到地上都有他的眼神溜過。有一次看到地上所舖的朝鮮草沒有舖滿，他要總務人員通知舖草的把它舖滿。他走了之後，我就告訴總務人員即辦，隔了幾天，我又要負責總務的趕快到總公司經辦單位，從速辦理。但這件事竟然觸礁了，也不知是那位正在「考慮之中」。這種朝鮮草是相當的名貴，價錢亦高，繁殖很快，我想有關人員不辦，一定有他的道理，可能等它繁殖好了，就不再化錢了。可是事有湊巧，你要那種草繁殖的快，它偏偏不快。隔了幾個星期，朱先生又到訓練所來了。我心裏嘀咕着，他可能要問起舖朝鮮草的事情，除了據實報告以外，看他如何反應，他果然大發雷霆，我就好像哄哄小孩子一樣，告訴他新草還未到，停兩天就會送來。並請他息怒。他發起怒來，臉上通紅，目光凌厲可怕，但錯不在我，我非常地沉着，但我十分憂慮他的健康。當我送他走之後，我預備停兩天到總公司探聽一下，到底總務人員去接洽過沒有？是那一位經辦人不肯辦？如果訓練所的總務人員根本未去接洽，我必須查明議處，倘是總公司那位經辦人不辦，我必須勸他，要他體諒朱董事長的體質，趕快通融速辦，同時也要告訴朱先生，爲什麼原因未即時辦理。孰知由於他這一怒，所問的朝鮮草很快的就舖齊了。

那是朱董事長一成先生最後一次到訓練所巡視，從此後，再也看不見他來了。由於他的健康日趨衰退，只好暫息仔肩。

遺愛人間永懷德澤

尹仲容朱一成兩先生才氣磅礴，敢担当，敢負責。尹先生爲了要發行新台幣百元大鈔，不惜以他的生命堅定民意代表及全國國民的信仰，終於順利成功。假定今天尹先生仍然在世，我們對於五百元及千元新台幣的發行，不會有今天猶疑不前，瞻前顧後的徘徊。我們有五十億美金外匯及工業的飛漲與興起，還不能發行五百元的新台

幣？而香港只是彈丸之地，早已有五百元的港鈔。尹先生口直心快，專心研究問題，無論可以或不可以發行大鈔，他的一言九鼎，一定獲得多數人的贊同。

朱一成先生接辦台電公司後，不久即朝氣蓬勃，發電量增加了，行政效率也提高了。成立訓練所更造就了不少人才，使台電的新血輪不斷地產生。今天的台電的盈餘，算是公營事業中最多

的一個單位。他對最小的事如鋪種朝鮮草也要整齊美化。使訓練所變得更風景宜人。晚飯後，所中學員出外散步，我在所內散步，看到那些朝鮮草，好像自然的天鵝絨，或是像綠色地毯一般，仰天瞻望，那蔚藍的景色與綠色天鵝絨相配襯，使人精神爽朗怡然自得。

回想到一個世紀中四分之一前的時代，真是往事如雲烟，轉瞬三十年了。

編 輯 報 告

△上月爲本誌創刊十二週年（本誌創刊於民國五十六年三月）自本期三月號起堂堂進入第十三年，當此國際正義淪亡，公理不彰，萬方多難之際，爲奉行節約，我們決定不舉行任何社慶活動，本誌同仁惟有惕勵奮發，繼續努力，使中外雜誌不斷進步，日新又新，益更充實，以報萬千讀者厚望。

△旅美學人陳琅予先生的「經世濟民兩雋才」寫故經濟部長尹仲容及台電董事長朱一成兩位財經首長待人治事的風範，以及他們特立獨行對財經外貿方面的卓越貢獻，生動翔實，令人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之感。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周世輔先生，湖南茶陵人，和國民政府首任行政院長譚延闓先生是同鄉，周譚兩家又是世交，周教授對於譚延闓先生的家世，譚氏父子的行誼知之甚深，所寫「譚延闓父子軼事」，以小見大，刻畫

入微，在幽默風趣之中，寓有至理，實爲傳記作品中的上乘之選。

△陳大剛教授的「三書生涯」，寫他數十年來教書，寫書，出書的經歷，讀來引人入勝。

△本期隆重推出兩篇疾病預防與保健的佳作，是爲孫碧奇先生的「痛風症經驗談」與吳燦禎先生的「健身靜坐法」，孫、吳兩先生都是學貫中西的名學者，（孫先生曾任外交部情報司長，駐菲律賓特命全權大使，現已退休。吳先生中英文造詣極深，曾留美研習特種通訊、任高級將官多年）他們的大作，都有學理根據，符合科學精神，是兩篇現身說法的健康教育文獻。

△政論家名教授蔣君章先生撰「哀李鹿萃教授」，對地理學家、台大教授李鹿萃先生的生平珍聞逸事，有深刻的描寫，懷舊憶往之情，躍然紙上。

編 者

△歐陽明先生的「萬里烽烟入越南」，記述三十八年戡亂戰事逆轉，湖南局勢危急之時，拋妻別子，投奔軍旅，轉戰衝邵，進入越南，回歸復與基地的經過，曲折驚險，以鐵的事實，說明共匪陰險狼毒、狡詐、人心思漢，暴政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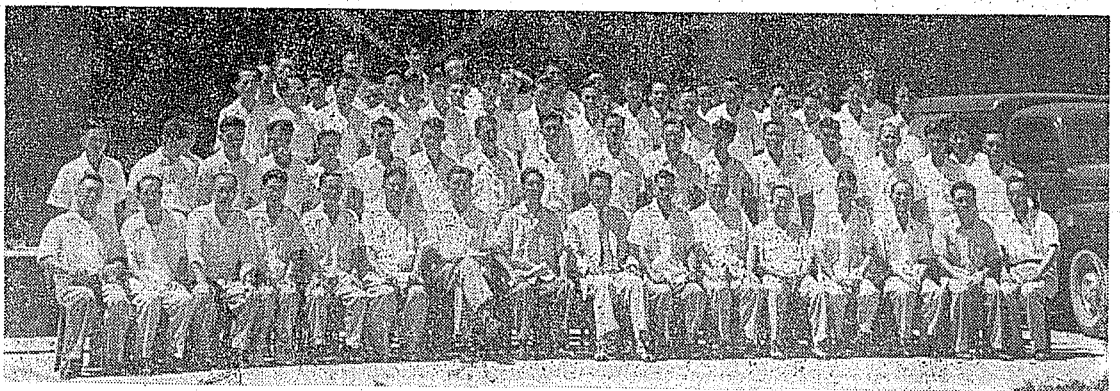
△再與學校創辦人兼校長朱秀榮博士在創校三十周年前夕特撰「再與學校與我」長文縷述再與創校的艱辛歷程與及再與校友的成就與貢獻，情文並茂，感人至深，承何宜武先生推介本誌連載，自本期起隆重刊出，敬請讀者注意。

△本誌一四四期一〇七頁「新聞教育四十年」第一段插圖說明文字應爲「軍事新聞教育創辦人故陳副總統（左）與作者黃天鵬教授（左二）谷正綱先生（中）及黃天鵬夫人（右二）合影。敬請讀者注意。」

(頁十七見文)照圖「生先二成一朱容仲尹憶」予琅陳



民國五十一年尹仲容(右手揮帽者)偕夫人及汪公紀顧問(左)應邀訪問日本在台北登機時留影。



璿運孫長院政行今為七第起左排前。影合員學員職教所練訓工員司公力電灣台
。予琅陳者作為三左排前，生先